

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特藏名家手稿

王國維

《人間詞》

《人間詞話》手稿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特藏名家手稿

王國維

《人間詞》

《人間詞話》手稿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王國維《人間詞》、《人間詞話》手稿 / 王國維著.

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05.8

ISBN 7-80715-043-2

I. 王... II. 王... III. ①詞話(文學) - 中國 - 古代 ②王國維(1877-1927) - 手稿 IV. 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5)第064778號

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特藏名家手稿

王國維

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

責任編輯: 徐忠良

裝幀設計: 鄺文龍

出版: 浙江古籍出版社

制版: 杭州山海星雲書畫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
版次: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

印次: 二〇〇五年九月第二次印刷

印張: 7.25

開本: 889 × 1194 1/16

書號: ISBN 7-80715-043-2/K·131

定價: 貳拾伍圓



王國維先生像  
(1877-1927)

五十二年只欠一死任此世變義無再辱  
我死後雷仲<sup>休</sup>即行素葬於清寧堂北四  
等石徑南歸亦多增校概而居任汝兄亦不  
再與固道詎不通匪不亦曾出門劫也書籍少  
託陸其之先生處理家人目下料理必不至不  
南歸我雖至財產分文遺汝等然為謹慎  
勤儉亦不致餓死也

王國維先生遺書

王國維先生遺書

# 出版說明

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，浙江海寧人。所著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《人間詞話》自問世以來，深得海內外各界讀者的喜愛和推崇，百餘年來刊刻翻印校訂之本幾近百種。然坊間書肆流傳者，大都為後人輾轉翻刻之本，難免存在互相牴牾或以訛傳訛諸問題。今據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珍藏之王國維先生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仿真複製，既為各界愛好者、仰慕者提供一睹靜安先生手迹真容的機會，又為研究者提供真切體味王國維先生學術趣味的珍貴資料，排除互相牴牾或錯訛諸端，相信本書的出版，定能得到各界讀者的歡迎。

國圖所藏《人間詞》手稿，一冊，使用『懿文齋』書箋，共二十四葉。手稿天頭或稿面『刪』『選』諸字，當係王國維先生好友杭州著名刻書家、藏書家吳昌綬先生在審定過程中所書者。卷首署『宣統紀元三月仁和弟吳昌綬奉讀再過』題記，并鈐有『伯宛審定』章。《人間詞話》手稿，使用『養正書塾劄記簿』，一冊，二十葉，卷首鈐『王國維字靜安』章。

此番仿真複製，國圖藏本中《戲效季英作口號詩》《靜庵藏書目》《落花》詩，在日本所作『壬子三詩』；《送狩野博士赴歐洲》《蜀道難》和《頤和園詞》及所附繆荃孫致王國維手札五通等，均未予收錄。

仿真複製王國維先生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，受到了學界的普遍肯定，也得到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張志清先生、陳紅彥女士等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。詩家寒碧先生傾其心力，為撰長篇大序。值此王國維先生手稿付梓出版之際，謹向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和寒碧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。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二〇〇五年七月

# 序

寒 碧

嘉道迄於晚近，倚聲之業振衰。張茗柯、劉融齋、譚復堂，通人鉅子，特出介入。詞體之尊，始被推明；「詞學」一義，乃有歸宿。而漸深漸入，即轉向迷途。風趨摹擬，氣困雕鏤；一種固陋之習，衍爲「專家」之學，愈來愈呈破碎，愈來愈出偽態。

我讀黃節《〈海綃詞〉序》，至「彊邨詞宗當世」一語，蓄疑未解；徵以各家應聲附議二，更有所不然：一、南宋吳夢窗，遊冶紛華客。甲乙丙丁四稿，濫情浮藻不絕。意則歌場買醉，筆如博士賣驢。「七寶臺」三、「五里霧」，不自在故無足取。彊邨乃如珠握璧求，聚二十年心力四校不置三，鼓怒浪於平流，擲光陰於無用，甚矣不功之勞。既稱「詞宗」，勢有聽命，才子學究，耳食目悅，於是播爲習尚：「學夢窗者幾半天下。」四一個不要緊的標榜，一種群體性的盲動，正不幸賴其煽揚。二、彊邨校詞法，從乾嘉考據學。繆荃孫許其「校史讎經功力等，詞家亦有戴錢盧」五，雖亦未爲無據，終覺擬於不倫。「功力等」未必用心同。蓋乾嘉諸人，「讀九經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」六。始而終者，即歸「道體」，所謂「由枝節返根柢」者是七。彊邨則耗役於審律研聲，翻復於比文櫛字。法有精嚴，意無廣大。雖非易易，終是淺淺。後之論者，又力稱其爲「著述家」八，或不免誇譽過當。

依我之見，所謂「著述家」，所謂「詞宗」，榮非外至而實有自得者，并時惟一人可當，即王靜安先生。

《人間詞話》就是一部大著述，雖然此書很短；《人間詞》則「開詞家未有之境」九，雖然作品不多。與繁稱雜引的專家之作相比，前者是集約用簡的通人之書；與取徑夢窗的俗子之體相比，後者是注目心靈的哲人之詞。通人者，心思曠遠，門庭寬大。其學統攝貫穿，故能精發本質；其力足開風氣，故能摧陷廓清。哲人者，鄰於理想，體乎自然二〇，脫心志於俗諦，求真理之發揚二二。其人內出外二二，追往傷來二二，衆愚或未之知。通人或哲人，一世或數人，數世或一人，靜安乃兩兼，其道則一貫。故晚年聯語：「是大詩人、是大學人、是更大哲人。四照炯心光，豈謂微言絕今日；爲家孝子、爲國純臣、爲世界先覺。一哀感知

己，要爲天下哭先生。』二四意雖挽人，情同自命。『四照』『一哀』，斷章取義，即其境況：多事之秋，履霜堅冰至二五。無人  
之域，呵壁問天難二六；逢土崩魚爛二七，成衆醉獨醒，更誰真誰幻二八，復何去何從——『辛苦錢唐江上水，日日西流，日日  
東趨海』二九；『七尺微軀百年裏，那能消今古閑哀樂』三〇；『手把齊紈相決絕，懶祝秋風，再使人間熱』三一；『陋室風多青  
燈炮，中有千秋魂魄。似訴盡、人間哀樂』三二；『嚴城鎖，高歌無和，萬舫沉沉卧』三三；『乾坤大，霜林獨坐，紅葉紛紛  
墮』三四；『天末同雲黯四垂，失行孤雁逆風飛，江湖寥落爾安歸』三五；『試上高峰窺皓月，偶開天眼覷紅塵，可憐身是眼中  
人』三六。『從醉裏，憶平生，可憐心事太崢嶸』三七；『獨倚闌干人窈窕，閑中數盡行人小』三八；『可憐愁與閑俱赴，待把塵  
勞截愁住』三九；『已恨年華留不住，爭知恨裏年華去』四〇；『最是人間留不住，朱顏辭鏡花辭樹』四一；『絕代紅顏委朝露，  
算是人生贏得處』四二；『人生總是堪疑處，唯有茲疑不可疑』四三；『人間何苦又悲秋』四四；『人間幾度生華髮』四五；『人  
間事事不堪憑』四六；『人間孤憤最難平』四七；『人間精衛知何限』四八；『人間望眼何由驕』四九；『人間夜色尚蒼蒼』五〇！  
以上所拾，皆《人間詞》。仿佛意海情潮，嘈呖其聲而獨沉；可堪紅塵白髮，深微其心而自照。其淵寂孤迥，迷茫慘淡，眼枯心痛，  
語重情長，雖驚神泣鬼，詎足爲喻！成此集時，靜安方逾而立之年，越二十載蹈水自沉，證因談果，斯即伏脉。高峰皓月，已照  
見大孤獨；逝水驚濤，流不去真沉痛。形而上思，事之外理，靈魂中來，命運中去。就中奇哀遺恨，固有過于三閭大夫。惟身後  
悠悠之口，乃將從容赴死，視作勇於殉清四二，更把精神動蕩，歸因病痛煎熬四三。刻舟緣木之求，都無一語道著。

祇要看靜安與彊邨的順逆，就可知『通人』與『專家』的異同：比如，熱衷於選聲韻律，以至於『精識分銖』，彊邨乃號『律博  
士』四三，靜安則針鋒相對：『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，意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』四四，比如，迷醉於夢窗家法，以至於相高  
求勝，彊邨亦『三薰三沐』四五，靜安則獨致貶詞：『夢窗』、『雕琢』、『淺薄』、『零亂』、『鄉愿』，『但知堆垛，羌無意致』  
四六。至彊邨本人所作，靜安則直言不諱：『情味較夢窗反勝，……學人之詞，斯爲極則。然於古人自然神妙處，尚未夢見。』  
四七凡此，皆高其識而大哉言，冒不韙而犯俗議，極要害處，擊而中之。議中『學人』二字，即有『專家』一義。爾時詞壇，專家  
授受，彊邨前後，各有從風：萬紅友專於律，凌仲子專於樂，戈順卿專於韻；王半塘已導校詞之先，鄭小坡則步《燕樂考原》四八，  
等等。皆能學有縱深，或即識無高邁，照隅未觀其通，逐末遂失其本。以一專而多事，由假想而妄言，往往而是。此種風會，可  
溯至宋金，沈義父、張玉田、李易安，皆有推波，周清真、姜白石、吳夢窗，踐迹當行。所循拘見：東坡、稼軒已非正脉，『別  
是一家』四九正要『專家』。『專家』之伎倆：歸詞宗或原詞律，定詞風或劃詞體，往往用功極深，偏偏受病不淺，命曰『詞



內求詞「五〇」，實則「夢中說夢」。當某些既定的規則被極端強調，或某種流行的指標被濫加使用，奉之者即矜其所見，毀其不見，離實際不近愈遠了。祇因迷方失控，所以偏而愈混；甚而假威倚勢，於是斷而愈臆。一例，劃定詞體，類與詩別，當求其按譜依聲。至若作風作意，強生分別也難。據此明「正變」，更屬想當然。而那個吹噓夢窗的戈順卿，即從「用筆幽邃」，推出「詞學正宗」五二，前言不搭後語，毫無邏輯可言。二例，古之聲譜，失載不傳，詞不可歌，時之謂然，實則歌與不歌，并皆與詞無關。不歌而誦，于詞無害，穿古鑿今，事則兩難。而那個「洞明律呂」五三的鄭小坡，既斷白石歌曲「緣飾唐譜」五三，又將《玲瓏》雙調「度鐵洞簫」五四，仿佛茫茫墜緒，到此班班可按，而稽其所自，却是「以意通之」五五。則其未飲先醉之奇，甚於畫餅充饑之妄；三例，文情難鑿，自古而然，人有別裁，論無一概，務抒所見而止，最重「和而不同」。而那個被一徵再引的尹煥之言：「求詞於吾宋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。此非煥之言，天下之公言也」五六。則不止是空話，進而是官腔，不僅是妄意曲揣，而且要越俎代庖。以私智為獨見，將一言托群言，而稗販者竟又「信乎其知言」五七真所謂「事至於此，夫復何言」！此即專家，斯謂固陋，大愚不靈如是，輪攻墨守成陣。專於破相，即失顯性。《管子》云：「人之自失也，以其所長者。」或當責而恕之。

靜安衡彊邨，「自然神妙」一語，最為意味深長。此中有真諦，要非口舌爭。真諦者，如下所徵五八：

一、詞以境界為上。

一、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

一、寫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

一、有造境，有寫境……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必鄰于理想。

一、語語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

一、無矯揉裝束之態，以其所見者真。

一、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

一、（後主之詞）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。

此即「境界論」。由「自然神妙」生發，現人心中特境。「真」即「自然」，「自然」便不「矯揉」，不「矯揉」便「不隔」；所謂「赤子之心」，最為「合乎自然」；「擔荷人類罪惡」，必當「鄰于理想」。故「寫境」「造境」，真而不偽；合乎

『自然』，乃稱『神妙』。靜安反復重言，可謂義義相生。今人嫌其『籠統』，強欲『分析說明』，或求鄭箋，或推許訓，或徵《無量壽經》，或引《俱舍頌疏》，更旁搜於康德，遠紹於叔本華。橫說豎說，好說歹說，好歹皆困惑，橫豎各茫然。沿用俗成之詞，先在自明之義，何與於人人爲解、人各一解，我即不解其解。『人間世，境界義昭然』<sup>五九</sup>。辨哉前賢之判。蓋靜安與時流徑庭，義做效顰作僞，詆『專家』庸陋，正忌勺蠹井觀。爾時人或未知，今日又逢過求，乃用『現代的學術方法』，『細化』『境界』的真實內涵<sup>六〇</sup>，遂使『渾渾若川』，替於『徑徑之陋』。由不知靜安詞學，深造獨創；語見淵源，義無所讓。佛典義理，不必其資，康氏、叔氏，偶一驅遣，宏綱細目，確然炳如，不必鉤深玄解也。可議者，『境界』必求解，『自然』何必詰？按《白虎通義》：『黃帝號曰『自然』。』又老子之書，曰『自然』、曰『赤子』、曰『真』，屢言不一言，乃於靜安《詞話》中屢見不一見，則其資於李耳乎？或即源於有能耶？可待比附羅織。至若康、叔二人，確曾影響靜安。惟叔氏『實念』云云，於『境界』并無牽涉<sup>六一</sup>，至『直觀』一義，或即近於邵雍<sup>六二</sup>。亦知靜安『觀物』數語<sup>六三</sup>，借之用而未爲限。況靜安用叔氏，猶郭象注《莊子》，會其所歸而不必符意<sup>六四</sup>，反而深研康德，其見解之確，數年至今，少比肩者。是以康德的『另一自然』<sup>六五</sup>，仿佛與『境界』緊逼接近。但我們仍不能武斷：那個『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』<sup>六六</sup>就是『靜安詞學的外國本錢』。我們祇可以比參，比如張璪『外師造化』<sup>六七</sup>之說，即與『寫境』聲氣相通。又如李賀的『筆補造化』<sup>六八</sup>，也可與『造境』同觀共類。古意新知，西法中體，相沿或相用，相同或相悖，有關或無關，推論或結論，其穿鑿也易，其確鑿也難。靜安之詩云：『尚餘君爽篇題在，梅本淵源待細商。』<sup>六九</sup>取後五字，可徵審慎，敢有急言竭論哉！

以境界爲上，以自然神妙爲上。靜安持論如此。在學理層，其含義遠比今人的理解豐富；在實踐中，其運用則比今人的把握具體。而正言精義，無傷不害，視其語境，可得其真。惟一『真』字，最爲要緊，千頭萬緒，不離斯義。籠統而言，『境界』即『真』，『自然神妙』即『真』。龔定庵詩『少年哀樂過於人，歌泣無端字字真』<sup>七〇</sup>，即此『真』字。『少年』猶『赤子』，『無端』猶『自然』；『哀樂』者，心之所系也，猶靜安所謂『人心中之境界』<sup>七一</sup>，以今語歸之，則是呈示內在的本真狀態，開創心靈的另一自然。我讀李笏庭集，訝其『胸中之天』一語，正可配『心中一境』之說。其略云：『胸中之天本無詩，強作詩人語，皆僞也。真者精誠之至，吾所受於天者，必無有人之見者存，斯真矣！』<sup>七二</sup>『天』即『自然』，『無有人之見』，無人爲之作僞也。其引莊子之言：『強哭者雖悲不哀，強怒者雖威不嚴，強親者雖笑不和，惡其不真也。』『強哭』、『強怒』、『強笑』、『強親』，適可與靜安所譏『鄙詞』、『游詞』、『庸陋詞』、『無聊賴詞』對觀互照<sup>七三</sup>。也可證『境界』的發生，正針對當時詞

壇的作偽。所謂「矯揉」、「摹擬」，所謂「雕琢」、「敷衍」，所謂「投贈之篇」、「粉飾之字」〔七四〕，均是作偽。便是真的「能令無數麗字一一飛動」〔七五〕，或者「藻采組織神韵流轉」〔七六〕，將「寶勒」、「銀罌」、「香癩」、「灑臘」臚列不盡，或者「綉幄」、「柔葱」、「銅花」、「紺鬢」堆垛不窮〔七七〕，仍是作偽，作偽而已。

偽不足觀，真者可久。偽或一時之售，真則萬世之傳。專家噓枯吹生之筆，無當於偽者「采花不真」〔七八〕之態，而靜安摧枯拉朽之議，已光大真者「自然神妙」之境。與此同時，那種「詞內求詞」的破碎之學已進入歷史，作為通人之著的《人間詞話》則啓後開來，它深深影響了所謂「新文學」〔七九〕。

我十八九歲得《人間詞話》，酷愛之，嘆為觀止。爾時獨學寡聞，尚不知有《人間詞》在。後逢諸老輩詞家，乃稍知倚聲門徑，自此銳意博觀，而歸約仍返靜安。以為如此人者，方可謂大師鉅子，所作方可稱靈珠荆璧，非夢窗及死法效顰者所能望塵，數數年訪其各版「詞話」，搜其所遺詞作，有志校箋。及見陳杏珍等重訂《詞話》〔八〇〕，以手稿衡決參錯，嘆為精審。亦頗訝靜安遺墨尚存人世。又讀劉焯八二之書，乃知其詞作手稿同此長留，更重增慨息。豈世有鴻文，天有真宰，冥冥中為佑護哉！亦深愧此生不緣，瞠目未得一睹。不意數年後移家杭州，徐忠良總編竟携之來至。則法書心畫，觸手崢嶸，倍增今昔之感，亦嘆遲早之數。償此心願，豈偶然哉。徐子之言曰：「靜安詞話，輔其詞作，視為表裏，方能悟入。《詞話》聲有定價，詞作幾無賞音。取捨失要，由倡導不宏，惟合璧乃還通觀。又諸家校本雖精，未可即云盡善，得於意揣，妄為增損，或時時而有。不如影此手書，還其真面。兄於靜安有心得，可為弁言，叙此事緣起，論其書大略。」則其求實昭本，可云鄭重。惟我喜靜安之書，未敢以云靜安之學，慕靜安之人，不足以知靜安之心，海大山深之境界，何待於海鯁小子之興嘆。作跋已狗尾續貂，為序更佛頭著糞。乃懇辭不獲，即張膽赤膊以應命。不懼來者滋口，都竊靜安剩義。敢云不誣者，即表靜安於晚近詞壇之位置，視彊邨則高，視茗柯則確，視融齋則新，視復堂則斷。有識者取此書，與諸人之作比觀，於鄙人斯言，當同一慨然，而無可復議也。敬為序。

甲申伏中於彭咸所居

- 〔一〕比如葉恭綽在《廣篋中詞》裏就說彊邨「集清季詞學之大成」，「且爲詞學之一大結穴，開來啓後」云云。
- 〔二〕張炎《詞源》：「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。碎拆下來，不成片斷。」
- 〔三〕朱彊邨《夢窗詞集跋》。見《彊邨叢書》。
- 〔四〕吳梅《樂府指迷箋釋》序。
- 〔五〕繆荃孫《滙尹先生屬題校詞圖》。見《彊邨遺書》。
- 〔六〕顧炎武《答李子德書》，《亭林文集》卷四。
- 〔七〕閻百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。同時的戴震也說：「由字以通其詞，由詞以通其道。」參《戴震文集》卷十一。
- 〔八〕吳熊和《彊邨叢書與詞籍校刊》，見《唐宋詞通論》。
- 〔九〕《人間詞話》手稿引樊抗夫對靜安的評價。
- 〔一〇〕《人間詞話》：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。」
- 〔一一〕陳寅恪《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》：「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揚。」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。
- 〔一二〕《人間詞話》：「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」
- 〔一三〕靜安《壬子歲除紀事》：「屠蘇飲後吾何憾，追往傷來自寡歡。」
- 〔一四〕挽沈乙庵（曾植）。靜安致羅雪堂書：「挽乙老聯錄呈，語未修飾而意頗到。」見《王國維全集·書信》。
- 〔一五〕靜安《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》：「履霜堅冰所由漸，麋鹿早上姑蘇臺。」又《觀堂集林》有《履霜詞》，爲作者從《人間詞》中所選。
- 〔一六〕靜安詩《塵勞》：「至今呵壁天無語，終古埋憂地不牢。」
- 〔一七〕同注一五詩：「羸蹶俄然似土崩，梁王自古稱魚爛。」
- 〔一八〕靜安詩《出門》：「我欲乘龍問義叔，兩般誰幻又誰真。」
- 〔一九〕蝶戀花（首句）。已下皆引自《人間詞》，於詞牌後錄首句。
- 〔二〇〕《賀新郎》「月落飛鳥鳴」。
- 〔二一〕《蝶戀花》「莫門嬋娟弓樣月」。
- 〔二二〕同二〇。
- 〔二三〕《點絳脣》「暗裏追涼」。

- 〔二四〕《點絳脣》「厚地高天」。
- 〔二五〕《浣溪沙》「天末同雲黯四垂」。
- 〔二六〕《浣溪沙》「山寺微茫背夕曛」。
- 〔二七〕《鷓鴣天》「列炬歸來酒未醒」。
- 〔二八〕《蝶戀花》「百尺高樓臨大道」。
- 〔二九〕《青玉案》「江南秋色垂垂暮」。
- 〔三〇〕《蝶戀花》「裊裊鞭絲衝落絮」。
- 〔三一〕《蝶戀花》「閱盡天涯離別苦」。
- 〔三二〕《青玉案》「姑蘇臺上烏啼曙」。
- 〔三三〕《鷓鴣天》「閣道風飄五丈旗」。
- 〔三四〕《好事近》「夜起倚危樓」。
- 〔三五〕《蝶戀花》「連嶺去天知幾尺」。
- 〔三六〕《鵲橋仙》「沉沉戍鼓」。
- 〔三七〕《虞美人》「杜鵑千里啼春晚」。
- 〔三八〕《蝶戀花》「憶挂孤帆東海畔」。
- 〔三九〕《蝶戀花》「罕地重簾圍畫省」。
- 〔四〇〕《浣溪沙》「城郭秋生一夜涼」。
- 〔四一〕羅振玉《海寧王忠愍傳》，《碑傳三編》七册卷三二。
- 〔四二〕蕭艾《王國維評傳》。
- 〔四三〕沈曾植《彊邨校詞圖序》，《彊邨遺書》。
- 〔四四〕《人間詞乙序稿》。
- 〔四五〕張爾田《彊邨遺書》序。

〔四六〕樊志厚《人間詞甲稿序》：「尤痛詆夢窗、玉田。謂夢窗砌字，玉田累句，一雕琢，一敷衍。其病不同，同歸於淺薄。六百年來詞之不振，實自此始。」又《人間詞話》：「夢窗之詞，吾得其一語以評之：『映夢窗，零亂碧。』」若夢窗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輩，面目不同，同歸鄉愿而

已。』又《二牖軒筆錄》評汪水雲《鶯啼序》，「悲涼淒婉，遠在夢窗之上。因夢窗但知堆垛，恙無意致也。」

〔四七〕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。

〔四八〕《燕樂考原》，凌仲子撰。鄭氏《詞源斟律》多襲其說。

〔四九〕李易安《論詞》，以「詞分五聲，又分五音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濁輕重」從而「別是一家」的標準，對北宋歐晏蘇黃等名家詞一一詬病。就強調詞的音樂屬性而言，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。但到清季，詞譜失傳，詞家循古無憑、衡今無據，這個標準也就「兩處茫茫皆不見」了。當然，細按易安之說，似乎還有另一個標準，就是詞的作風作意要求，她認為不能把詞寫成「句讀不葺之詩」，顯然是根據「經驗」下「結論」，把「實然」當「應然」了。

〔五〇〕這是借用彊邨弟子龍榆生的說法。他在《陳海綯先生之詞學》中說：「詞為倚聲之學，貴出色當行，故不得不於詞內求之。」《龍榆生詞學論集》。

〔五一〕戈載《七家詞選》。轉引自陳匪石《聲執》卷下。

〔五二〕見葉恭綽輯《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》，《詞話叢編》第五冊。

〔五三〕見《樵風樂府》卷九。

〔五四〕《冷紅詞》卷二。

〔五五〕見龍榆生《清季四大詞人》。非常同情鄭的龍氏似乎也不能盡信其說：「所論之當否非我所知」，「傳會牽強，時亦不能自圓」云云。

〔五六〕黃玉林《花庵詞選》始引此言。

〔五七〕見陳洵《海綯說詞》。

〔五八〕數條均見《人間詞話》。

〔五九〕《飲虹簃論清詞百家》，見《清名家詞》第十冊。

〔六〇〕參看葉嘉瑩先生有關「境界」的論述，《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》及《迦陵隨筆》。

〔六一〕參看佛雜《廣《人間詞話》》。

〔六二〕見邵雍《皇極經解》。如《觀物外篇》云：「不我物，則能物物」，「易地而處，則無我也」。又《漁樵問答》云：「以我循物，則我亦物也；以物循我，則物亦我也。萬物亦我也，我亦萬物也。」

〔六三〕《人間詞話》：「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為我，何者為物。」

〔六四〕郭象《莊子注》：「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。」又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》卷二二：「曾見郭象注莊子，識者云：却是莊子注郭象。」靜安的《紅樓夢評論》，用的就是這種「要其會歸」的方法，既用《紅樓夢》注叔氏，復用叔氏注他自己。

〔六五〕參看康德《判斷力的批判》，宗白華譯。關於「另一自然」其略云：「從真的自然所提供給它的素材裏創造一個象似另一自然來。」「固然是大自然對我提供素材，但這素材却被我們改造成為完全不同的東西，即優越于自然的東西。」「另一自然」也譯作「第二自然。」

〔六六〕馬克思《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》。

〔六七〕「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」，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引。

〔六八〕李賀詩《高軒過》。

〔六九〕靜安《為馬叔平題三體石經墨本》。

〔七〇〕見龔定庵《己亥雜詩》。

〔七一〕《人間詞話》：「境非獨謂景物也。」「喜怒哀樂，亦人心中之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」

〔七二〕《鄴園詩草》序。見《天岳山館文抄》。

〔七三〕見《人間詞話》。

〔七四〕參見《人間詞話》關於夢窗的各條批評。

〔七五〕這是况周頤對夢窗的評價。見《蕙風詞話》。

〔七六〕戈載《七家詞選》，轉引自唐圭璋《宋詞三百首箋注》。

〔七七〕這些花哨的詞匯均見於夢窗詞。

〔七八〕《人間詞話》手稿：「唐五代、北宋之詞，所謂「生香真色」。若雲間諸公，則采花耳。」

〔七九〕參看吳文祺《文學革命的先驅者——王靜庵先生》及《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》等文章。

〔八〇〕陳杏珍、劉焯重訂《人間詞話》。見1953年第5期《河南師大學報》。

〔八一〕劉焯《王國維評傳》。順便指出，《人間詞話》手稿上的批語，乃是吳昌綬的手筆，而劉氏誤以為是王國維的自評。這個不大不小的瑕疵，或許又為影印此書增加了一個理由。

# 目録

序 ————— 一

《人間詞》 ————— 一

《人間詞話》 ————— 五三



# 人間詞